



要用阶级观点

对待亲族问题

在旧社会，不知有多少人死于封建族权之下，不知有多少人被自个有钱有势的亲弟兄，害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我们选编的这三篇贫农家史，就是铁的证据！

《义子承业恨》这篇家史，揭露了地主柳华彩怎样利用封建族权，霸走贫农柳金榜的家产，逼得柳金榜的义子柳大贵卖儿卖女，流落外乡的血腥罪恶。《兄弟冤仇》和《梁楼惨案》两篇家史，都是写弟兄之间的阶级斗争的。它告诉我们：封建族权是地主阶级压榨劳动人民

的一种工具；世界上最亲最近的是阶级弟兄。

有人說，“是亲都有三分向，同宗同族最亲近。”这种說法是沒有阶级观点的，是不对的。在阶级社会里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，是沒有共同利益可談的；这样根本对立的阶级，是不可能有着真正的亲近的。狼总是要吃人的，地主总是要剥削人的，这是他們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。即便就是同宗同族，甚至是亲弟兄，只要是对立的阶级，那种虛伪的“亲近”，也只能是剥削阶级用来掩飾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法。

目前我們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。那些不甘心灭亡的敌人，他們还会利用人們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，来破坏我們的革命事业。所以，我們一定要时刻提高阶级警惕，用阶级观点来对待亲族关系問題。只有这样，我們才能分清敌我，辨明是非，随时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詭計！

目 录

义子承业恨	(1)
兄弟冤仇	(17)
梁楼惨案	(40)

义子承业恨

中共平輿县委宣传部整理

在吃人的旧社会里，封建族权是束縛中国人民、特别是农民的一条大绳索。平輿县楊埠公社大柳庄貧农柳大貴家，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，就有力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利用封建族权，残酷压迫穷苦农民的血腥罪行。其实，在旧社会像柳大貴这样的遭遇，真是成千上万，不止一家！

遇歉年出外逃荒 为活命迫当义子

柳大貴原来叫李小娃，是項城县新桥人。他家人老几輩都是穷苦的庄稼人，全靠給地主当佃戶、扛长工过日子。一九〇七年，这里遭到水旱大灾，加上地主逼租逼債，反动政府抓伕要款，十家就有八家鍋底朝天，成年逃荒在外。李小娃的父亲、母亲眼看孩子

大人在家快要餓死，也只好挑着破爛，領着孩子們出外逃荒要飯。他們跑遍了大小村庄，挨門乞討，飽嘗了風霜雨露之苦，結果還是不得半飽。無奈，當他們要飯要到平輿縣的楊埠一帶時，李小娃的父親和母親狠了狠心，只得把他討給了大柳莊的農民柳金榜家作義子。從這時起，李小娃也就改了名字，叫柳大貴。

柳金榜也是個忠厚老實的莊稼人，祖孫三代都是依靠耕種自己那十八畝洼坡地生活的。他家裡雖然只有兩口人，但因為地主的詭詐和反動政府的逼糧派款，再加上地洼不斷遭災，家裡又勞力不足，所以就是省吃儉用，終年也只能吃個半飢半飽。在金榜夫婦度過壯年以後，就風言風語地聽說：本村地主柳華彩，揚言要等他們死後，霸占他家產業。因為這，兩口子經常憂慮得深夜難眠。

柳金榜和柳華彩雖然同姓同族，可是柳金榜和本村其他農民一樣，也是遭受着地主柳華彩的重重壓迫。所以，誰一提起柳華彩，金榜總是痛恨地說：

“那是咱村上的一條毒蛇，有他在一天，咱莊稼人就一天不能安生。”為使產業日後不被柳華彩霸走，老兩口才討來了李小娃當義子。

金榜自從討來大貴後，家裡真是添了一件大喜事。他常和老伴說：“不管咋樣，咱的這份家業以後只要落不到那條毒蛇手裡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老兩口

看着大貴这个老实孩子，每天跟着自己下地，拾柴禾，挖野菜，手脚勤劳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金榜经常对老伴这样夸奖大貴：“貴他娘，‘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門’，咱貴这孩子可真不错呀！”

金榜老两口虽然有了义子继业，但是地主柳华彩并没有因此收起他那霸产的野心。就在金榜夫妇心欢意畅的时候，柳华彩已经开始他的暗算了：“看样子这个老家伙的一点絕財，宁肯舍給野种，也不愿意便宜姓柳的呀！好哇，坑里搭戏台——咱到跟前看看吧！你討这个野种在姓柳的房檐下，总撑不起来天！……”

大貴长大了以后，更是勤劳能干，一会也不閑。他每天放牛拔草，帮助义父耕种田地，虽然才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可是能比上个大人干活。这样，三口人起五更，搭黄昏，省吃俭用，日子倒也过得去。到大貴长成大人时，金榜老人就給他娶了妻。大貴媳妇叫赵芬，是个自小受苦、勤快老实的好媳妇。几年以后，赵芬又生下了两个孩子，女孩取名叫小景，男孩叫熬成，一家人更是高兴。哪知道金榜一家人的脸上才露出笑容，灾难也就接着来了。

柳金榜得病去世 “胖瘟神”魔爪伸出

恶霸地主柳华彩，家有一千多亩地，住着青堂瓦

舍，喂着成群騾馬，附近十几个村都有他的佃戶，家里还用着八九个丫环、仆人。这家伙养得一身肥膘，为人阴险狠毒，做事笑里藏刀。每逢誰家有个啥事情，他总慌着去管；等事情了結，他那双斜眼一挤，总要設法从中捞上一把。因此，人們都叫他“柳爱財”，或叫他“胖瘟神”。“胖瘟神”看到金榜老人家人口兴旺，心里就更加忌恨起来：“好哇，金榜这个老絕戶头，真的要儿孙滿堂啦！那你們就掏劲干吧，等吃肥了膘再逮也好！……”

一九二三年秋天，金榜老人突然得了重病，經多方調治仍然无效。金榜觉得自己的病势一天天加重，就向大貴娘俩嘱咐道：“在这个鬼世道，大貴的路子可窄呀！我要是有个啥好歹，你們可要小心柳华彩的圈套！”就在这年十月底，金榜老人就病逝了。

正当大貴一家人悲痛地料理丧事的时候，“胖瘟神”在他的大瓦房里，好像一只見了肉的大恶狼，急得来回直轉圈，正打着如何霸占柳金榜产业的黑算盘。他心里想：到了嘴边的肥肉，絕不能让它跑掉。可是，要是直接伸手去夺，又怕金榜近族几家穷爷們反对，因为論門第，自己比他們总还远着几分。这家伙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条霸产的毒計。就在金榜去世的当天晚上，他就赶忙把他的兄弟柳洪、族叔柳山郎和金榜的近族农民柳耀然等几个人叫到他家，“商量”

起金榜的丧事来。

几个人一到他家，“胖瘟神”就假惺惺地说：“金榜去世，是咱柳家一大不幸。可金榜跟前没有亲生骨肉，他的这场丧事，也只有咱姓柳的出头办理。我今天请大家来，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哩。”

“哼！”柳洪连忙按事先和他哥商量好的话，接上去说，“讨的孩子当的地，早晚也是一场气。咱姓柳的绝不能看着那野种把金榜的家业弄到手。金榜既然没有亲骨肉，我看就把他这份家业给他办丧事用了吧。丧事办完，就把大贵赶走，这也算咱姓柳的尽了一份心。”

农民柳耀然正在一旁巴达巴达地吸着旱烟，一听这些话，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，马上说：“大贵那孩子虽然是讨来的，是金榜的义子，人家可是个勤劳做活人哪。在金榜的那十几亩土地上，也有大贵的血汗啊。你们要是把地给他摆弄完了，以后大贵一家子指望啥吃呀！我看不能那样办！”

柳洪听到柳耀然的话不对胃口，马上顶了上去：“你说那可中，姓柳的总是姓柳的，姓李的总是姓李的。金榜下世以后，谁敢保险大贵不收拾收拾家产，带着孩子老婆爬开？”

“胖瘟神”在一旁嘿嘿笑了两声说：“对，对，还是老弟说的对，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。再说，

金榜辛苦勞累一輩子，死了不排場排場，咱姓柳的爺們能願意嗎？”他把眼一瞪，拍打着桌子威嚇道：

“誰要不願意，誰就不是姓柳的人，誰就不能在大柳庄住！”

經他這一說，半天沒人敢說話。最後柳山郎這個老狐狸說：“華彩說的在理，事情就這樣定了，我看叫華彩一手情辦啦。”

柳華彩殘害大貴家的陰謀就這樣“合法”地定了下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這個“胖瘟神”就帶着柳山郎、柳洪幾個人大搖大擺地來到大貴家。一見大貴娘，柳華彩先假裝悲傷的樣子，哭喪着臉說：“金榜去世，是咱柳家不幸。不過，你也不必過于難過，要趕緊安排一下後事。金榜勞累一輩子，要好好埋葬埋葬，可不能丟咱姓柳的人！”

大貴娘早就知道這個“胖瘟神”的陰謀，就連忙截住了他的話：“貴他爹活着的時候早把後事安排好了，往後的日子還長着哩，俺窮家小戶，在這種年頭是萬萬不能太費了！”

“胖瘟神”一聽大貴娘的話不對他的心思，立刻把兩隻斜眼一瞪，高聲嚷起來：“你說那根本就不中！金榜是柳家的人，這次辦喪事族上要當家，不能由你！”



大貴娘見“胖瘟神”蠻不講理，悲憤交加，指着他的鼻子喝道：“俺家死了人，凭什么要你来管？你为什么裝的这么孝順？”

“胖瘟神”看大貴娘并不怕他那凶惡的嘴臉，馬上又換了一副面孔，嘿嘿笑了兩聲，假裝十分為難的樣子說：“不要誤會，不要誤會。我說的都是咱柳家父老的意思，他們找到我，讓我來幫助辦理金榜的喪事，小輩哪敢推辭！”在一旁的柳洪、柳山郎也逼着大貴娘答應讓柳華彩辦理金榜的喪事。

大貴娘并不甘心讓他們隨意擺布，她說：“我家囤里有多少糧食，你們也知道，誰給俺擺布干了，讓俺一家子餓着，我就找誰！”

“怕啥，要糧食有糧食，要肥豬有肥豬，情到我家弄啦。既是柳門的事嘛，自然我要幫助嘍。”

在那種世道，一個婦女怎么能抵得過這群惡狼呢！就這樣，大貴娘雖然一直和他們對抗，但是最后还是柳華彩說了算。

在辦喪事的那幾天，大貴家就像犯了“抄家罪”似的，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己作主。已經準備好的棺材，“胖瘟神”硬是不准用，逼迫着非用他家的柏木棺材不行，一副棺材就作價三百塊銀洋。散孝布時，用的全是上等白布，由“胖瘟神”親自掌管，撕了一輪又一輪，一下用了百十匹。

那天，大貴的舅兒用的孝布太好了，就到外边买了一些賴布。当他跑了多远路背到家时，“胖瘟神”一看就瞪着牛鈴眼大发雷霆：“你弄来这些魚网布，是想叫俺姓柳的丢人的吧！赶快背着布給我滾蛋！”大貴舅到家还没喘口气，就被推出門外。

另外，“胖瘟神”还强迫待客三天，酒肉鋪张的不算，光粮食就用了三千多斤；还叫請鼓乐，扎紙人、紙馬、金山、銀山。他除了指揮着公开揮霍以外，还暗地差人偷了許多布匹、大肉、白饅。大貴和他娘看到这种情景，就憤怒地出来阻拦。可是每当他們阻拦的时候，“胖瘟神”就惡毒地說：“有姓柳的人在，你們不要管！”就这样，等丧事办完，人埋进土，大貴家屋子里像扫帚扫了一样，已經一光二淨了。接着“胖瘟神”把算盘珠子一拨拉，就陸續算走了十四亩耕地和四分宅基地。虽然还有三亩多老坟地和三間破草房，可是大貴家还欠着一屁股的債。

金榜的尸体埋殯后，大貴的一家子看到被“胖瘟神”摆弄得这个样子，抱头痛哭，一些穷爷們也无不悲憤落泪。就在这时，从“胖瘟神”的狼窩里，却传来了——一陣陣的猜拳擲笑声。

就是——这样，大貴家的灾难就算完結了嗎？沒有啊！

全家人出外逃荒 卖儿女骨肉分离

大貴家自从被“胖瘟神”坑害得傾家蕩产以后，整年过着忍饥挨餓的生活。一九二八年的冬天，大貴眼看着在家难熬下去了，只得狠狠心把女儿小景送给人家当童养媳，又把三亩七分老坟地当了出去，給母亲留下当地的錢，担着破烂、領着老婆孩子，就逃荒要飯去了。

大貴几口人出外不久，在路上就遇上一場大雪。大雪鋪天盖地，連路影都找不到，他們只好偎依在一个村头的破車屋里。几口人在四面透风的車屋里，又冷又餓，只盼望赶快住了雪，好出去討点热飯吃，可是那天好像故意給穷人为难，雪花还是一个劲地飄个不停。一家人盖了一条破被子，冻得站都站不起来了。他們直在这待了两天，雪才慢慢停下来。眼看几口人都要冻僵，大貴趁天不下，赶快領着他們踏着深雪，到四外各村去要飯。他們走到了靠洪河的一个村头，发现有个埠口，就想从这里走过河去。哪知在过河的时候，大貴只顾照顾小孩，自己却忽然掉在雪瓮⁷里。他老婆和孩子慌忙一起往上拉，可是他們都是餓了几天的人啦，在那刺骨的寒风侵袭下，連脚都立不稳，哪能拉得动！大貴在雪瓮里尽力朝上爬，还是爬不上

来。起先他还听见熬成和他妈高声喊救，渐渐地浑身麻木，一点知觉也没有了。

这时，四外没有一个人影，没有一点声音，只有呼呼的北风在一个劲地刮着，只有大贵的妻子、孩子的呼救声在狂风中飘荡着。

就在这时，村里跑来了几个穷哥们，连忙把大贵抢救上来，但大贵已经浑身冰凉，脸色铁青，不省人事了。几个穷哥们把他抬到村头，安置到一间破屋里，灌下一碗热汤，好半天才慢慢苏醒过来。大贵一下在这里睡了三天，几口子多亏这村里穷哥们每天送些热汤，才算将就着过去。到第四天，大贵刚能爬起来，他们就收拾收拾破筐，动身又走了。

几口子爬过了河，大贵担着挑子，一走三晃，一天还挪不了几里路，就是讨来半碗热汤，也充不了饥。大孩子熬成和二孩子小根不住声“饿呀，饿呀！”闹着要吃。这时，眼看一家人要饿死，熬成娘就试探着问大贵：“熬成他爹，咱大人走不动，孩子饿得嗷嗷叫，这咋办呀？我看不胜把小根讨给人家，也好叫孩子落个活命。”

“你咋说的呀？”大贵瞪着两只大眼睛，立刻向熬成娘反问：“把孩子讨给人家？你还没有看咱几口子落的下场吗？你还没有尝够咱当义子的滋味吗？”一句话说得熬成娘心如刀搅，不再吭声。

又过了一天，他們慢慢地摸到了平輿集上，几口子餓得已經是走也走不动了。熬成娘心里想：“这能真的瞪着眼看着孩子大人餓死嗎？不，还是想个办法好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烧。几口子只要餓不死，等孩子长大了，将来也好有个熬头啊！”最后，她就鼓起勇气，再和大貴商量：“熬成他爹，还是把小根討给人家吧！你看……”大貴这时看着两个孩子餓的样子，眼里噙着泪水也就不再說什么。

当下，在平輿集的十字街口，熬成的娘托人說合，就把二儿子小根卖給了人家，換了两串錢、四瓢面。买小根的这一家，为了避免以后麻煩，連个姓名、住址都不让知道。

把小根卖给人家，真像是挖爹娘心上的肉啊！領走孩子的时候，母亲把流到嘴边上的泪水咽了下去，替孩子理了理那破烂不堪的衣服和蓬乱的头发，断断续续地說：“孩子！你爹你娘……对……对不起你呀！你要記住……記住你爹姓柳，将……将来……可不能忘了！……”年仅五岁的小根，虽不十分懂事，可是看到这种情况，一头扎到娘怀里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蹲在一旁的大貴也在掉泪。最后，两口子給小根擦了擦脸上的黑灰，着实地看了看他那小小的脸蛋，把孩子交給了那人，轉身担起挑子就走了。

他們走了老远老远，还听見孩子嘶哑的哭叫声。

这声音像刀子一样，一时大贵两口的心都碎了！

大贵走到平舆集南头的月旦桥头，真是一点也走不动了，一下子把挑子摔在了地上，蹲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熬成娘马上用卖孩子换来的面，做了几个饼子给大贵吃。大贵哪吃得下去呢？他两手颤抖，热泪直流，吃着吃着，好像吃的不是饼子，而是自己亲生儿子的骨肉。停一会儿，他忽地放下饼子，悲愤地说：“要死，我们孩子大人就死在一块，这样……，比死更难受啊！……”熬成的娘也泣不成声地说：

“那，那咱还把小根要回来吧！”可是，当她看到大孩子还在啃着饼子的时候，立刻感觉到这已经是不可能了，因为到哪里去凑那点面呢？虽然孩子已贖不回来了，他们还决定回去看上一眼，也算是尽了做爹娘的心意。可是当他们转到街里时，才想到，一不知姓名，二不知住处，到何处去寻呢？他们只好转回身来，顺着那条坑洼不平的道路，无目的地又向南走去。

拉壮丁长子失踪 庆解放报仇伸冤

一九三三年，大贵一家人又回到了大柳庄。回家以后，大贵农忙时打短工，农闲时给人干点零活，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这时大贵又添了第三个儿子，叫东然。一家人省吃俭用，节省些钱，把当出去的三亩

七分老坟地贖了回来，又借債买了一头牛犢，租了副保长柳华然的几亩地，就这样他們勤耕勤种的，一半糠菜一半粮，总算又能将就着过日子了。

恶狼聞不得腥气。“胖瘟神”柳华彩一看到大貴家灶屋里冒了烟，就又在心里拨起他那血腥算盘。

一天黄昏，“胖瘟神”在村外溜达，忽然看見大貴几口牵着个牛犢、扛着鋤头从地里回来。这家伙着实地看了看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哦，这个野大貴如今又抖起来了！好，你等着吧！”

沒过三天，这个“胖瘟神”便指使保长把熬成填到壮丁里去了。

大貴两口为了要回儿子，曾到处托人求情，結果，花了錢，跑了路，一点也不頂事。后来，大貴夫妇又曾連跑县里四趟，求当时在县里受訓的副保长柳华然帮忙。可是，他不但不管，还大罵大貴：“蠢貨，你几个儿子不出兵，叫誰家去？”就这样，一个刚刚能干活的孩子，从此便无影无踪了。

熬成被拉走后的第二年，大貴的义母一气病死。这时，大貴又遭到“胖瘟神”的摆布，逼着叫大办丧事。等埋下义母，大貴家里又是鍋底朝天，那点老坟地自然又落到柳华彩手里。这时，柳华彩又收回了大貴租种他的几亩地。从此，大貴夫妇带着小儿子，又陷入了流浪乞討的凄凉生活。

此后，地主柳华彩还没等人民惩罚，就一命夭亡。他的两个儿子和柳华彩这条毒蛇一样，欺压群众，无恶不作，犯下了累累罪行。
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盼来了共产党。一九四八年杨埠一带解放了，到处飘扬着欢乐的歌声。大贵的一家和广大受压迫的人民从此结束了苦难的岁月，踏上了新的里程。

不久，工作队来到了大柳庄。在工作队的启发教育下，大贵提高了阶级觉悟，积极参加了剿匪反霸斗争。一九五〇年，全乡召开了群众大会，公审柳华彩的两个儿子。这两条吃人的恶狼一拉到会场上，人们就七嘴八舌地喊叫起来，像是七月的海涛，起伏不止。在公审大会上，控诉的人群，争先恐后，大贵第一个控诉了这两个恶霸地主。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，当场枪决了这两个吃人的豺狼，给广大群众报了冤仇。

解放后，大贵因为在旧社会长期劳累，受气含冤，落下了一身疾病，在一九五一年不幸病逝，家里只剩下他的妻子和第三个儿子东然。东然现已长成大人，并结了婚，有了孩子。一九六一年，大贵妻又找到了离家三十多年的二儿小根。可是，大贵的大儿熬成，自从在旧社会被地主、保长抓走以后，至今没有音

信。現在，大貴妻經常和她的兒孫們說：“在舊社會，咱被地主利用宗族勢力殘害得差點沒有絕戶。你們千萬不要忘了這深仇大恨，要永遠跟着共產黨和毛主席走。”

（張效先執筆 王 威插圖）

兄弟冤仇

灵宝县文化馆整理

解放前，灵宝县东关村貧农李成喜、李立冬两家，曾被凶恶的地主残害得傾家蕩产、家破人亡。这个恶霸地主不是別人，而是他們的亲伯亲叔。所以，現在誰一提起誰亲誰近时，他們就会說：“階級弟兄最亲近，共产党才是俺最亲的人。”这是他們亲身的体驗，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下边就是他們的这段家史。

弟兄三人两条路 老二黑心成地主

李成喜的父亲李拌娃弟兄三个，拌娃是老三，老大是李立冬的父亲李安荣，老二叫李太荣。自从他們分家以后，拌娃和安荣每家只有一亩半地，年年打的粮食別說吃啦，連交各种苛捐杂稅也不够。这怎么能

維持住一家人的生活呢？沒法，弟兄倆就靠磨豆腐來糊口，這樣苦日子才算熬了下去。

老二李太榮却走的是另外一條路。他自小在父母跟前是最嬌養的一個，養成個好吃懶做的性子，平時在街上東游西串，到家啥活不干，還愛占別人個小便宜。弟兄們經常教訓他，可是他只當耳旁風。分家以後，他就一步一步地干起壞事來。起先，他怕當莊稼人吃苦受累，在街上擺了個紙煙攤，暗地里販賣着大煙。在這期間，他結交了很多五猴七猴，狐朋狗友。不幾年生意也就發了起來，還雇了個人給他担着貨挑，經常趕會。後來，他又結交了大土匪劉炳煥、劉清臣，還通過地方劣紳結交了國民黨軍隊的師長李學正，當上了聯甲長。就這樣，他通過敲詐坑騙，沒多少年就霸占了幾十畝好水田，雇了幾個長工，還在街上開設了五間門面的大商店，成了村里的惡霸地主。

拌娃和安榮看到老二越來越壞，就根本不和他來往。原來他們弟兄三人住在一個院里，後來拌娃、安榮見老二家成天人來人往，淨是些壞人，就在院子里打起了一道牆，和老二隔開。當李太榮成了地主以後，他就蓋起了新房，搬到另外的院子里住了。

老大和老三兄弟倆，看老二已經成了村子里的一條惡狼，非常氣憤，他們常說：“老二和咱走的是兩條路，是兩種人。咱們就是窮干餓死，也不向他的大

門走一步。他就是再霸道，总霸不了咱啥东西，也总不能在他的亲哥、亲兄弟身上开刀。”安荣、拌娃认为，他們只要和老二各走各的路，就能井水不犯河水。这种想法能实现嗎？不能啊！在恶狼的眼里哪还有不香的肉呢！无論是誰，只要对他有利，他就会伸出刀子来。实际上，在李太荣掠夺发家的过程中，早就打好他哥弟俩的黑算盘了。

恶狼拉丁想夺地 安荣宁死也不屈

李太荣早就有心吞霸他哥弟俩的三亩地。但是，他觉得自己亲兄弟的地，只要自己不伸手，别人总不敢輕易下手。同时，他还觉得，像安荣、拌娃那种吃糠咽菜的日子，总不会熬长了，早晚他們也会找到大門来借粮借款的，到那时地自然会落到他的手里了。所以他的魔爪就先伸向了别的穷苦人家，想等以后再霸他哥弟俩的地产。可是，过了几年拌娃和安荣不但沒向他借粮借款，連他的大門都很少进。李太荣眼看村子里的地能霸的都霸个差不多了，拌娃和安荣又不来找他，心里像装进了煤渣一样，急得茶飯难下，坐臥不安。

那天，李太荣来到地里监督长工們干活，一眼望見了安荣的那块地。只見他皺着眉头，瞪着那两只黄

眼珠，一个劲地朝着那边看。他心里想着：“能把这块地弄到手，和我的地连成一大片，一年能多收多少粮食啊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能再等了，马上动手。”但是他又想道：“安荣这个穷小子既不卖地，又不向我借钱，这地怎么能弄到我的手里呢？”想来想去，他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。他嘿嘿阴笑了两声，扭头就回去了。

第二天，李太荣就来到伪镇公所，故意哭丧着脸，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，对伪镇长陈汉川说：“陈镇长，李师长叫我给他买地的事，可真把我难住了！那块地正是我那没出息的大哥家的。那人生性不义，死活不肯卖。镇长看咋办吧？”

陈汉川哈哈冷笑了几声，也斜着个眼说：“你是联甲长，那就看你的意思喽……”

“为朋友我甘愿两肋插刀。镇长，我恨透了我那个穷棍大哥，你也为李师长帮帮忙，为我开脱一下吧。”

陈汉川站起来走了一个圈子说：“他家有壮丁材料没有？”

“有，有，他的儿子叫李立冬，长的已经够材料了。”

“好，那就把他抓来，逼逼他，看他卖地不卖地！”

李太荣自己想霸安荣的地，为什么偏說国民党的师长李学正要买地呢？原来他有个阴险的想法：“如果說是自己买，要让陈汉川这个狡猾的人帮忙，还得花上一笔錢，因为究竟自己的牌子还没李师长响。要是先說李师长买地，陈汉川就不敢不帮忙，这样我就能省一笔錢。只要把契約逼过来，到时候我向李师长送上几两大烟土，也就可以填上自己的名字了。”

这天晚上，滿天烏云翻滾，一場暴雨将要泼下来。李安荣一家人正准备脫衣睡觉，忽然听見村內的狗汪汪地叫了起来。一眨眼工夫，几个伪兵踢开屋門，不容分說，抓住立冬拉上就走。安荣和立冬媽一时被吓楞了，等他們清醒过来时，野兽們已經把立冬拉走很远了。立冬媽罵着就往外跑，被安荣拉了回来，說：

“人已經被他們拉走了，你就是去有什么用！”

立冬媽哭着說：“我想和他們拚！”

安荣无可奈何地說：“不行啊！在那个吃人的衙門里，空着手是难要回人来的。”

立冬媽整整哭了一夜。安荣躺一会蹲一会，一直考虑着这突然事件的原因：为什么这时候突然抓起立冬的壮丁了呢？……
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安荣就担上豆腐挑子来到伪鎮公所門口。他托人把伪鎮公所里的做飯的叫了出来，想打听一下抓立冬的事情。

那做飯的一見安榮來問抓壯丁的事，就暗暗對他說：“實話告訴你吧，我聽說這事和你老二有關係。可是到底有啥關係，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在這以前，安榮就曾聽人家說：“看吧，安榮、拌娃那點地，早晚也得被李太榮弄走。”他把那個做飯的話和這句話聯繫起來一想，心裡豁然明白了：

“這一定是老二向我開刀了。”他沒等豆腐賣完，就担起挑子，邁着沉重的脚步，往家走去。他一邊走着，一邊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就是把命豁上，我也不能讓他把地奪走！”

安榮剛進家門，就看見李太榮攤着兩隻狐狸爪子，裝着傷心的樣子向立冬娘說：“聽說立冬被抓走，我一夜都沒合眼。可是，這是國法，誰也擋不住。”

安榮一聽，放下挑子三步兩步趕上去，指着李太榮說：“什麼國法，這是對窮人的刑罰！財主家的孩子為啥沒抓走一個？”說罷就蹲在那裡，他要看看李太榮還要耍什麼把戲。

李太榮一見安榮接上了腔，就裝着更加同情的樣子，說：“咳！人家花過錢啦，可是咱……”

立冬媽立時接上去問：“只要能讓孩子回來，賣干賣淨我也情願。他二叔，得多少錢才能讓立冬回來呢？”

“雇个壮丁，至少也得六百万。”

听说得六百万块钱，立冬妈头轰的一下。但是她还是说：“咱家就有那么一点地，要不就先当出去。”说到这里，她两眼直盯着安荣，像是在问他愿意不愿意，安荣却铁着脸子一点表情也没有。

这时，李太荣紧逼一步地说：“现在有钱的人都是买地，谁也不当地。再说，那点地当也当不了六百万呀！”他哀叹一声又说：“我是说，人要紧，立冬一走，你一家人咋过呀！只要人回来，将来立冬还买不下几亩地！”

安荣蹲在那里，越听越气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站了起来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不当地，更不卖地，叫立冬到外面闯去吧！”

这实在出乎李太荣的意料。他看安荣的态度这样强硬，便奸笑着说：“好吧，你俩好好商量一下再说吧。”说罢就灰溜溜地走了。

李太荣走后，立冬娘一直埋怨安荣怜惜那点地，不要孩子了。安荣说：“我不是怜惜那点地，也不是不想叫孩子回来，我是想争一口气！”接着，他就把李太荣企图霸地的阴谋细说了一遍。立冬妈说：“你想想的对，咱是要争口气，可是也得想法把孩子弄回来呀。”

当天下午，伪镇公所派来个人说：“李立冬明天

就要送走了，你們要有事就快办吧。”这时，安荣着急了。“要是立冬一去回不来，以后这日子……”他想着，就跑到集上“老方集”商店里，向人家苦苦哀告，拿一亩半地和一副豆腐挑作保，才算拿回来六百万块钱的利钱。

李太荣本想拉了立冬的壮丁，就可以把安荣的地逼到自己手里，没想到安荣这样坚决，任凭拿利钱、塌窟窿也不卖地。他只得暂退一步，先把钱抓到手，以后再乘机夺地。于是，他来到安荣家里说：“陈镇长听说你愿花钱，派人叫我把钱带上，雇个人去换立冬！”安荣虽然知道他是啥心肠，但他是联甲长，不得不把钱交给了他。

李太荣走了以后，安荣两口子都抱头哭了起来。他们想着，人虽然能回来了，可是塌下的这个窟窿怎么填啊！

拌娃一气顶兵走 儿子被卖仇加仇

狠心强盗李太荣拿着他大哥的一笔血泪钱，出了安荣的门，又打起他那血算盘。他想：“我要把这笔钱拿到镇公所，自然要被陈汉川抓去一些。不，我不能让他抓走，我既要把钱全弄到手，又要把老大、老三的地弄到手。老大已经塌了窟窿，以后日子没法

过，早晚也会把地送来，现在不如趁机会先抓老三一把！”于是，这家伙又想出了个一箭双雕的恶毒计谋，在外边转了个圈，就又跑到拌娃家。

拌娃听说在李太荣的策划下，立冬被拉壮丁，大哥拿了利钱的事情后，又气愤又发愁。正在这时，李太荣鬼鬼祟祟地走来说：“现在大哥拿出来六百万块钱，要雇个人把立冬顶回来。我想这钱要是被别人拿去，出了咱的大门，不是怪可惜吗？”

拌娃冷冷地问道：“那你說咋办？”

“你的日子很紧，依我说，你就把这钱挣下，也让家里吃几天饱饭。”

一听这话，拌娃真想骂他一顿，可是马上他又想道：“你让我去我就去，只要你把钱给了我，我就能帮老大把窟窿填上，这样你逼老大就只能落空。”想到这里，就向李太荣说：“你把钱给我吧，我顶立冬去。”李太荣嘿嘿阴笑了几声后说：“你顶立冬去吧，随后我就把钱给成喜的娘。”

等李太荣走后，拌娃又和成喜娘商量了一下，就到镇公所把立冬换了回来。

拌娃走后的第二天，李太荣就跑到拌娃家，和成喜的娘说：“这钱让镇里拿去了，以后我给你要回来。”成喜娘一听这话不对头，忙说：“你让拌娃去的，我就跟你要钱！”

从此，成喜娘一直向李太荣要这笔钱，可是一个月过去了，两个月又过去了，李太荣连面都不给见了。

又停了些时，李太荣算是来了。他见了成喜和成喜娘说：“叫你们等急了吧！其实，这些天我出去，办的就是这笔钱的事。我怕把钱交给你们拉散了，就放给人家了，这样总能拿点利钱。”

成喜这时也十好几岁，懂得点事了，听见他说这话，就说：“放账是财主家干的事。咱可不放账！”成喜娘也说：“咱不干那事，你快把钱拿回来吧！”

这时，李太荣又推了一步说：“人家已经把钱拿走用了，至少也得半年以后才能要。”

成喜娘心想：“我看半年以后，到时候你还怎么说！”便向李太荣说：“咱这回把话可说前头，到时候不给钱，我可是要找个地方说说。”

李太荣嘿嘿笑了几声，扭头走了。

原来，这笔钱李太荣根本没打算给他们。这家伙看老大的地一时霸不到手，就又把刀子插到了老三的身上。他想借老大出的这笔壮丁钱，先把老三骗走。只要老三一走，他便可以把钱硬赖下去。以后他再把拌娃的大儿子成喜弄出去，让老三家里没人干活，饿着肚子，这样成喜娘就会把地送来。到那时，老大的利钱越滚越多，想弄那点地也会马到成功。这就是

李太荣所想出来的一箭双雕的阴毒计谋。

半年以后，李太荣来到了成喜家。他跟成喜娘说：“叫成喜跟我上山去，把钱要回来吧。”

拌娃走时曾交代成喜娘，叫她无论如何把钱要回，送给老大家，省得他们背利太多，日后还不起。因此，她一听说叫成喜去取钱，便连忙让成喜去了。不过她还是暗暗再三嘱咐成喜说：“跟着他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，看事不对就快回来，你一个小孩子家斗不过他。”

日头落西，李太荣就把成喜领到了四十里以外的苏村，住在大恶霸地主刘清臣家里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太荣假意向成喜说：“咱来的真不巧，人家出门去了。你就住在这里吧，没事跟伙计们下地干干活，等人家回来了，再给你钱。我先回去了。”李太荣回来又向成喜娘说：“借钱户的当家人不在家，我让成喜在那等几天。”

李太荣这个恶狼真是领着成喜要钱的吗？根本不是的。原来，李太荣欠了刘清臣一笔债，在成喜没来以前，他就和刘清臣说好了，给他送来个小长工，来还这笔债。他还准备，等成喜来个半月二十天以后，再向成喜和成喜娘说明，这是给成喜找的“饭碗”。这时成喜再想回来，人家也不放了。谁知这个阴谋还未得逞，就被成喜发现了。

这天，刘清臣的狗腿子让成喜和长工們去割豆子。到了地里，一个长工問：“你娘咋忍心把你卖到这山上呀？”成喜一听，热泪馬上滚了下来，他哭着把李太荣叫他上山取錢之事說了一遍。那个长工很同情成喜家的遭遇，他說：“这真是虎狼橫行的世道啊！”他又向成喜說：“你也別哭了，我給你拿几个饅，你赶快跑回去吧！”当下成喜就拿着两个糠饅向家逃走了。

直到一更天，成喜才回到家。他把这次受騙的事，向他娘一說，娘俩气憤得痛哭了一場。成喜攥着拳头說：“这家伙欠錢不給，还把我卖給了人家。娘，我非找李太荣算賬不可！”

第二天，李太荣正坐在他那大堂屋里想坏点子，成喜跑到他跟前，指着他的鼻子說：“你为啥騙俺，把我卖給山上？”

李太荣一見成喜，心里一惊，馬上就装出个笑脸說：“嘿嘿，小孩子別胡說！我正想給你說哩，人家准备把你留在那帮帮忙，你怎么不吭声就跑回来了？在人家那里，吃的可好了……”

沒等李太荣說完，成喜就一蹦多高，罵道：“別說了，你干的啥事我都知道，你真不是人！”

李太荣見哄不过去了，掂起一把条帚，劈头朝成喜打来。成喜一边罵一边向家跑。一时，邻近的穷爷

們都知道了这个事，紛紛議論起来。有的說：“李太荣这个黑心家伙，坑害了一圈子，現在又坑到他亲哥哥兄弟身上了。真不算人！”有的說：“在財主的眼里，哪还讲这个！只要能捞上一把，爹娘他也要杀！”

抓儿壮丁娘忧愁 卖子如割心头肉

成喜娘听說成喜把李太荣痛罵了一頓，虽然也觉得出了口气，但是，她又担心：“現在丈夫不在家，下地、磨豆腐全仗着这个孩子，要是李太荣在孩子身上下毒手，我可咋过呀！”她觉得，宁肯自己去拚，也不能让孩子去他跟前。成喜回来后，她說：“你可别这样罵他了，他是个龇牙狗，惹着了沒好处。”倔强的成喜一躁脚說：“哼！我才不怕他哩，对这样的人就得罵他，他能把我咋着！我不到年龄，他总不敢叫鎮上抓我的兵！”

这天下午，李太荣到伪鎮公所去了一趟，夜里成喜家就来了一場大禍。

深夜的时候，浓云布滿了天空，整个村子像一块黑漆布，什么也看不見了。成喜家娘俩推完豆腐磨，拖着疲倦的身子正要休息一下，忽然从四面传来了一陣狗吠声。成喜娘心里通通跳了起来，正要叫成喜去躲一下，几个伪兵托着枪已經来到跟前。

“不許动，动动打死你！”

这时成喜娘啥也不怕了，憤怒地质問道：“你們这是干什么？俺犯啥罪啦？”

“摊着李成喜的壮丁了，走吧！”几个伪兵說着就把成喜捆了起来向外拉。

成喜哪能抵得过这些野兽，两个胳膊被拴得紧紧的，动也不能动。他一直在高喊着：“我不到年龄，为啥拉我的壮丁？你們真是土匪！”

成喜娘抓着成喜不放，被一个伪兵踢了一脚，瘫在了地上，被惊醒的几个小孩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这一夜，成喜娘把孩子哄睡以后，像傻了一样，一直坐在那里想，越想越沒有門路。她想着，这往后的日子咋过呀！要是花钱把孩子弄回来，塌个窟窿又怎么填呢！老大家沒明沒夜地干，可是窟窿越来越大，利錢越累越多，一家人啥罪都受了，塌的眼还是沒法还啊！她知道，李太荣是联甲长，拉成喜的壮丁，准又是他干的事。她觉得，到这时候別說沒錢求他无用，就是在他跟前說几句好話就能把孩子弄回来，也不能这样做，絕不能在他跟前跪倒，一定要爭这口气。

第二天，安荣和一些穷爷們来成喜家，和成喜娘說：“你也別愁了，愁坏了身子，一堆孩子咋办！成喜走了，以后有啥难事你說一声，俺都能帮助干。”

人們走了，成喜娘想：“老大和几家旁爺們的日子，誰能不知道，都是三天兩頭鍋蓋不掀。以後這日子長着哩，怎麼能老靠人家呢！”這時，不到十個月的小九成，拚命地哭開了。她把奶頭填到他那小嘴里。這孩子吸了幾口，吸不到奶水，又哭了起來。成喜娘眼淚像一串串的珠子，撲簌撲簌地落在了九成的小臉蛋上。她心裡痛苦地想道：“就這樣奶沒奶，成年不見一把面，咋能把孩子喂大呀！要不就讓九成逃個活命，這樣還能換回來成喜。”想到這裡，她喉嚨裡像塞了一團棉花，呼吸都感到困難了。這時，小九成還一個勁地哭着，他眼裡流的淚水和媽媽落下來的水，把個小臉蛋浸得如同水洗一般。

成喜娘被逼得不得不走這條路了。當天她就托人，把小九成賣給了辛庄的一家人，換了兩石糧食，交給了偽鎮公所。

那天，辛庄的人來抱孩子，九成看着幾個生人，哭得哄不下。成喜娘把孩子抱過來，九成立時住了哭聲，但是成喜娘的哭聲越來越大了。最後，她只得狠下心，把孩子交給了那人。那人抱着孩子走了多遠，那一陣陣的哭聲，還在刺着成喜娘的心。成喜娘再也忍不住了，連忙趕上去，想再看看孩子。眼看已經追不上了，她一下癱在了地上，放聲地哭了起來。後來還是幾個旁鄰居，把她摻扶回來。

成喜在伪鎮公所听说放他回来，是因为家里送来了两石粮食，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就猜疑起来：

“被拉来的时候，家里一把粮食都没有，这是从哪来的两石粮食呢？能是娘把地卖了？或是又塌下了窟窿？……”他一进門，見娘正躺在床上，上前就問：

“娘，你有病啦？”

成喜娘睜开眼睛，声音微弱地说：“娘好好的，你回来了。”

“娘，咱哪弄来的那两石粮食呀？”

成喜娘半天沒說出话来，嗚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成喜看床上沒有了小弟弟，一切都明白了，說道：“娘，我就是出去死在外头，也不能把小弟弟卖了呀！我去把他抱回来！”說罢扭头就走了。他娘喊他，他也不听。

这时，卖九成的粮食已經被野兽們吞去，成喜怎么能要回粮食、換回兄弟呢！

小九成被卖到辛庄后，連病帶缺奶，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死了。

心毒強盜李太荣 提枪暗杀亲弟兄

这年，拌娃从国民党軍隊里跑了回来。他听家里人說了李太荣不仅吞沒了那六百万块钱，还百般坑

害，逼得把小儿子都卖了出去后，气愤得再也忍不住了，攥着拳头就去找李太荣拚。他跑到李太荣家，听说李太荣出门去了，骂了一阵只得又走了回来。

这时，成喜娘连饿带气，骨瘦如柴，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成喜搭黑起早地磨豆腐维持着。这次拌娃回来，一家人自然非常高兴。但是，拌娃却十分忧愁：

“像这鬼世道，以后的日子怎么熬啊！”

停了些时，李太荣从外边回来了。他听说拌娃已经跑回来，从头到脚都凉了。因为他知道，现在他那一套夺地的打算只能落空了。他又听说，拌娃回来后会把他大骂一阵，就皱着眉头说：“哼！打人先下手，我不除了他，早晚他也不会跟我甘休！”

一天夜里，天黑得对面望不见人，李太荣掂着手枪，来到拌娃家门口。他急急慌慌，照着拌娃睡的地方打了一枪，就连忙跑了。幸好这一枪没打住人。拌娃家两口一听枪响，连忙起来喊叫。当人们都来到这里时，早不见李太荣的踪影了。

但是，群众的眼睛看得是准的。第二天，人们的怒骂声到处都有：

“这准是李太荣这个土匪干的！”

“除了他还有谁！他把人家坑害得这个样子，准是怕拌娃不依他，想把拌娃打死。”

“他敢把拌娃打死！他要打死拌娃，咱就让他抵

命！”

从此以后，拌娃一家人提高了警惕，白天黑夜都在防备着出事。这时拌娃家不但要忍饥挨饿，还要担惊受怕。拌娃连恨带愁，不久就害下了大病。

自从群众的愤骂声传到李太荣的耳朵里以后，暂时他是不敢再杀害拌娃了，但是，他那霸地的野心还没有收起来。他一看拌娃病倒了，立时又勾结伪镇公所，把成喜填进河防队里去当兵。他想着：“把成喜一弄走，家里没人干活，又有病人，看你卖地不卖地！”但是，拌娃心里明白：“我这一亩半地，只要一卖，准落到老二手里。”因此，当成喜娘看到家里这个情景，几次提出卖地时，他总是咬着牙说：“咱要一提出卖地，那才趁那个强盗的心哩。地，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卖！”

几个月过去了，拌娃得到了穷亲戚、穷爷们的帮助，病势一天天好转。李太荣见这步黑棋又走瞎了，就决定来个明抢明夺，公开强霸。

一天，李太荣派了个狗腿来到拌娃家，瞪着一双牛铃眼说：“你二哥说，李师长要买你这块地，让来跟你说说。”

拌娃一拍床板说：“回去跟你掌柜的说，我的地我当家，我不卖！”那狗腿看拌娃的态度这样强硬，只得溜了出去。



狗腿子回去跟李太荣一說，李太荣又亲自跑到拌娃家，恶狠狠地說：“你好大胆，李师长都放不到你眼里啦！我跟你說，把地交出来算罢，不交出地来，李师长非抓你逃兵不可，小心你的脑袋！”

拌娃正在炕上躺着，見李太荣又来霸地，立时怒火填胸，咬着牙齿，用胳膊支撑着瘦弱的身子，下炕走到李太荣的跟前，指着他的鼻子喝道：“我已經說啦，我不卖地，随你們的便！你快給我走！”

李太荣退了几步，只得也溜了出去。就在这时，有一个和拌娃一同当壮丁，才从外边跑回来的人說：“八路军正在消灭国民党军队，只把国民党军队打得丢盔擄甲。八路军所到的地方，穷人起来斗倒了地主恶霸，彻底翻了身。”拌娃听到这个消息，兴奋得几夜都沒睡着觉。

李太荣还在三番五次地来霸拌娃的地。这时拌娃已經有了新的希望，他想：“只要八路军一来，我非跟这帮强盗算賬不可！你想霸我的地，就給你，只要我人在，总有跟你算賬的一天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太荣才算把拌娃的地霸走。

李太荣拿着拌娃的地契文約嘿嘿地笑了。他正想再次伸出魔爪去霸老大的那块地，不久解放大军的炮声就把他吓得抱头鼠窜了。

群众公审大恶霸 血债要用血来还

一九四七年夏天，广大受压迫的人民日夜盼望的人民解放军终于来到这里。李太荣这条狡猾的恶狼，慌忙逃到了西南山上。李拌娃和一些穷苦农民找到亲人，倾吐出压在心头多年的深仇大恨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他们很快组织起来，成立了农会，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在和敌人作斗争中，拌娃被选为农会组长。

不久，我军为了执行新的战斗任务，暂时离开了这里。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恶霸组成的还乡团，马上窜到了东关村。他们一进村，奸淫烧杀，无恶不作，把东关村闹得乌烟瘴气，一片昏暗。

在这些恶魔还没到来之前，为了支援解放军尽快消灭这一带的反动派，东关村农会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会员，到伏牛山区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，并通知在家的会员及广大贫下中农作好隐蔽的准备。拌娃也参加了这次组织的战斗队伍。当他们进入苏村山区时，被反动派“民团”包围，拌娃在突围时不幸被捕。

李太荣一回到村子，没有找到拌娃，正在张着血口着急，听说拌娃被捕的消息，马上给反动派“民团”头子刘炳煥送了一封信，上写着：“李拌娃是共产党

农会头目，留下有害，給我就地枪决。……”

这天，在一座阴森的屋子里，刘炳焕命令他的娄罗，把拌娃从临时监牢里带了出來。拌娃一看屋子里坐着的一群齜牙咧嘴、满脸凶气的家伙，恨得咬牙切齿，瞪着一双火一般的眼睛，逼视着这群豺狼。刘炳焕看拌娃挺着胸膛，气势逼人，哈哈哈哈哈发出了一阵狼叫般的笑声，然后一拍桌子問道：

“李拌娃，东关村的农会会员都跑到哪去啦？”

“跑到哪我知道，就是不告诉你们。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：你们这些杀人的罪犯，横行不几天了！”

刘炳焕缩着他那脑袋，一看从拌娃嘴里得不到一句有用的话，就吼叫道：“快给我拉出去枪毙！”

拌娃毫不害怕，他看着这个杀人的魔王轻蔑地冷笑着说：“等着吧，总有一天我们穷人要和你算账的：……”

拌娃壮烈地牺牲了！

一九四九年夏，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，我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了这一带的反动派军队，解放了整个灵宝县境。东关村的剿匪反霸群众运动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。李成喜怀着刻骨的仇恨，立刻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斗争。

这时，作恶多端的李太荣，因在外地无法存身，

就隱藏在东关村附近。起先，他还在做着白日梦，心想：“出去躲几天，等解放軍一走，再回去和穷酸們算賬。”可是，停了些天，人民解放軍不但沒走，蔣介石王朝眼看就要完蛋。他正想逃往远处，就被李成喜发现，并报告給农会，把他逮了起来。

一九五〇年春，人民政府召开了公审恶霸地主李太荣的大会。成喜娘第一个走到台上，憤怒地指着李太荣，控訴了他的累累罪行。这血泪的控訴，激怒了台下成千上万受压迫的群众。人們高呼：“为死去的阶级兄弟报仇！”“枪毙劊子手李太荣！”人民政府根据李太荣的罪惡和广大群众的要求，判处他死刑，并当场执行，給李拌娃家和广大受压迫的群众伸雪了冤仇。

（亢紹武、賈同然执笔 罗鏡泉插图）

梁 楼 惨 案

中共夏邑县委宣传部整理

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天深夜，天空布满了浓云，大地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整个村庄、田野非常寂静，连一点声音都听不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夏邑县东北梁楼村，突然传出几声凄厉的惨叫，接着哗哗响了几枪，金娃的爹娘躺在了血泊里。

是谁谋害的呢？是金娃的亲伯父。

为什么谋害的呢？这就要从头讲起。

一

金娃家有七口人，种着七亩“老碱皮”，年年过着忍饥受冻的困苦日子。他的父亲叫王彦州，二伯父叫王彦菊，二人早已分开过日子。王彦州是个勤劳老实的庄稼汉，别看他有个财势兴旺的哥哥，他宁肯餓

死也沒有在他哥跟前說过半句求怜的話。

老二王彥菊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个作恶多端的恶霸。他当着梁楼村的伪甲长，和伪区长任中良、土匪头子杜清英勾結一起，敲詐勒索，无恶不作，这一带的群众沒有不咬牙痛恨的。

这年，金娃剛滿十五岁。論年齡虽然还是个孩子，可他下地干活却頂个大人。王彥菊看他这样能干，早想把他弄到家当长工，可是一直沒空可钻。到第二年春荒的时候，金娃家連糠菜也沒的吃了，全家人不得不要飯顧饥。王彥菊一看时机已到，就装出一副“慈善”相来到王彥州家。他見到王彥州和金娃娃，先嘿嘿阴笑几声，然后說：

“兄弟，孩子餓得这个样子，你也不說一声。大人能出去跑，孩子們怎么能受得了这个罪！”

王彥州一家知道王彥菊的葫芦里卖的是啥药，就沒有答理他。

“让金娃到我家去吧，不管咋样也不能看着我的亲侄子餓死。”王彥菊一个劲地死纏着非让金娃到他家不行。

王彥州看他还不走，就一口回絕了。

等王彥菊走后，金娃娃說：“不管王彥菊是真慈悲还是假慈悲，他让金娃去，就让孩子去逃条活命吧。”初先王彥州还是坚决不叫去，后来看見孩子餓

得光在床上躺着，当金娃娃再提叫金娃去的事时，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。

金娃一进王彦菊的门，如同陷进了火坑一般。王彦菊逼迫着这个十五岁的孩子，整年起五更、睡半夜，除叫他下地、打水、喂牲口外，连刷锅洗碗等杂活也交给了他。金娃呢，在他家累死累活，只能吃些糠菜馍，就这也不给吃饱。即使这样，王彦菊还成天挑三拣四，动不动就要毒打金娃。没有多久，金娃就被折磨得面黄肌瘦、皮包骨头了。

王彦菊看金娃已经瘦得快没力气干活了，就百般刁难，企图把金娃赶走。

那年腊月的一天，金娃因担水走慢了点，王彦菊就高声大骂，说他“磨洋工”，骂着走上前来就要打人。金娃心里顿时怒火万丈，放下水担，指着王彦菊说：

“我整年给你干活，你连糠都不给我吃饱，我哪来的力气给你担水啊！”

“我给你吃，给你喝，你还说这话。要不是我把你救出来，你早饿死了！”

“呸！你是想叫我给你干活，你是想雇个便宜的做活的！你以为你的‘好心’没人知道！”

“好小子，你敢骂你的伯伯！”王彦菊说着掂起皮鞭，照着金娃劈头打来。

“你不是我伯伯，你是狠心的强盗！”金娃抡起扁担就想和王彦菊撕打。可是，他还没来得及还手，就被王彦菊打得顺脸淌血，瘫在地上。

金娃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不能动弹。晚上，他躺在草屋里，噙着愤怒的泪花想道：“任凭饿死，我也不能呆在这里了，得赶快离开这个狼窝！”

这天夜里，北风怒吼，天寒地冻。金娃拖着剧疼的身体，从王彦菊家逃了出来。他朝着西南方向一步挪一步地走着，快到家了，忽然一阵剧痛，头晕眼花，一下倒在了屋墙跟前，失去了知觉。等他爹娘把他抬回家时，金娃已经卧床难起，不能说话了。

金娃的娘见孩子被打成这个样子，放声大哭。王彦州把孩子放在家里后，扭头就去找王彦菊，让他给金娃治伤。王彦菊把眼一瞪，血口喷人地说：“你的孩子白吃我的饭，还惹我生气，打死他活该！”说罢，就叫狗腿子把王彦州推出了大门。

金娃躺在床上一直昏迷不醒，没过二十天就去世了。

金娃死后，王彦州心如刀割，决心要和王彦菊拚个上下，就接连找他几趟。初先王彦菊一直不给面见。后来，他怕村子里群众知道底细了，就派了几个狗腿子到王彦州家，抢过来金娃的尸体给埋在了地头。

王彦州虽然一眼識破了王彦菊的陰謀，可是哪能抵挡住这群强盜。当金娃被搶去埋掉后，他的心都要气炸了。他甩掉了棉袄，光着脊梁，抓起一把切菜刀，就奔向王彦菊家。当他跑到街口上时，被李兴貴等一群劣爷們給挡了回来。

二

这李兴貴是誰？是本村的木匠，王彦州的知心朋友。此人四十开外，长得浓眉大眼，膀大腰圓。他虽然学会一手好木匠活，但年年还是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。他以前有个儿子叫李明州，因为反抗王彦菊的欺压，王彦菊勾結伪区队长陈登云，活活地把他打死。儿子被打死后，李兴貴曾几次要为儿子报仇，可是总是抵不过那般豺狼，只得将仇恨暫且埋在心里。

李兴貴見王彦州掂把菜刀，奔向王彦菊家，連忙拦住他，說道：“王彦菊杀人不眨眼，你去和他硬拚，不是自找苦吃嗎？先回去吧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烧，报仇的日子长着哩。”

王彦州回到家里，坐都沒坐，就去到將軍寺找伪区长任中良告状。任中良是王彦菊的拜把弟兄。他听說告的是王彦菊，帶理不理地說：“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回去吧，我这里不管。”王彦州坚决不走，任中

良一拍桌子吼叫道：“你好大胆，竟敢在这里胡鬧，快給我押起来！”

天黑了，李兴貴見王彥州還沒回来，就知道被扣住了。第二天，他东拉西借湊了几个錢，打了两瓶酒，买了几盒好烟，托人好說歹說，才把王彥州要回来。

这天夜里，李兴貴和另外几个穷爷們来到王彥州家。李兴貴向王彥州說：“彥州，你二哥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，我以前吃过他不少的亏，你跟他硬斗是不行的。”王彥州长叹一声，說：“那該咋办呢？难道說他打死我儿子就算完了嗎？”

“咋能算完呢！只要咱还活着，总要出这口气的。不过，怎样跟他斗，还得思忖思忖。”李兴貴皺皺眉头，想了想，接着說：“現在刀把子人家攥着，跟他拚刀，去衙門告他，这都不行。可是他打死人理短，你情吆喝他啦。你这一吆喝，百姓們知道了，就会罵他。这样，他怕百姓們罵他，也許不得不暫且服个軟。到那时，咱就提出来叫他重新好棺好衣重葬金娃，让他在众人面前丢丢人，这也算給金娃出口气！”

王彥州和几个穷爷們觉得李兴貴說得有道理，都贊成先用这种办法試試看。他們一直議論到鸡叫，才各自回家。

王彥菊怕的确实就是这一手。因为，要說硬拚，

他有一群打手，王彥州連他的邊也沾不上；要說告狀，上下衙門都給他說話，更拔不了他一根毫毛；可是要到处吆喝他，讓千萬百姓都責罵他，他就沒有辦法了。

因此，當第二天金娃娘撲到他大門口吆喝時，他連忙陪着笑臉說：“娃他娘，咱都是一家人，有事到家里說嘛，何必叫外人笑話呢！”

金娃娘指着王彥菊的鼻子喝道：“你打死我兒子，還不叫我吭氣，想的怪舒坦！我偏要吆喝，我要叫方圓的百姓都知道你長的是啥心腸！”

王彥菊看阻攔不住金娃娘吆喝，連忙跑到將軍寺和任中良唧咕了一陣子，接着王彥州就遭到了一場毒打。

這天，王彥州正要出門吆喝王彥菊，突然來了幾個持槍的匪徒，把王彥州抓到了將軍寺。任中良坐在太師椅上，張着血盆大口，露着焦黃的大牙，凶惡地問道：“上次我放了您，你为啥還無事生非，鬧得人家神鬼不安？”王彥州怒瞪二目，指着任中良說：“他害死人你不問，反替他幫腔，你到底使了他多少錢？”

“放屁！”任中良手捶着桌子咆哮起來，“你沒看到到什麼地方，還敢撒野！來人哪，把他拉上‘吊人樓’，讓他尝尝我的厲害！”幾個爪牙七手八腳把

王彦州吊在了一根长木杆上。

当王彦州双脚离地时，只觉得两膀钻心地疼痛，全身的骨胳都像脱了节，豆粒大的汗珠从头额上滚了下来。起先他仍然骂声不断，后来连喘气都感到困难了，但他仍然断断续续地骂着：“任中良……你个杀人的强盗！……”

任中良又命令他的匪徒，把王彦州抬到老虎凳上垫砖，一直把他垫得完全昏迷过去。当匪徒们用凉水把他浇醒后，王彦州仍然骂声不绝。后来任中良又使用了灌辣椒水等残酷刑罚，王彦州始终也没屈服。任中良看王彦州被打得已经难以活命了，才满脸杀气地喝道：“回去再闹，当心你的狗命，给我滚吧！”

王彦州被推出将军寺，浑身剧痛，半昏半醒。他咬着牙齿，一点一点地往前挪。对敌人的仇恨变成了无穷的力量。他无论如何也要挪到家里，以便和这群豺狼斗争到底。

三

李兴贵听说王彦州回来了，马上就跑到他家。王彦州见了李兴贵，用力抬起沉重的胳膊，抓住李兴贵的手说：“兴贵，此仇不报，我死也不甘心！”李兴贵看王彦州被打得这样，心里十分难受，泪水从眼角

上流了下来。他說：“你要好好养伤，这口气咱是一定要出的。明天让金娃他娘还去吆喝他，我再找一些穷爷們在一边帮腔，非得叫王彦菊軟下来不行，非得叫他重新埋葬金娃不行！”

第二天，王彦菊正走出大門，被金娃娘截住。“王彦菊，你别慌走哩，咱讲讲理！你打死我儿子，还叫任中良把我丈夫打得遍体鳞伤，你到底长的是什心！你还让穷人活不活啊！”王彦菊見金娃娘又在高声喊叫，瞪着一双血紅的眼睛，狠劲地把她推倒在地上。这家伙正要动手去打，忽然从四面八方走来了十几个农民。“王彦菊，你为啥打她？把你那爪子縮回去！”李兴貴紧攥着一双鉄錘般的拳头，橫眉怒目地走到王彦菊的跟前。立时，一群农民把王彦菊围得严四合縫。王彦菊看势头不对，連忙从人縫中钻出，溜进門里，哐当一声把大門关紧。

这时，金娃娘吆喝的声音更大了，从四面来的人也更多了。站在这里的人們，个个憤怒填胸，也和金娃娘一起吆喝开了：

“王彦菊把人害得这样苦，为啥还不让人家說！”

“他不让說，咱偏要說，咱要給他宣揚得天下百姓都知道！”

“把他拉出来，让他給金娃抵命！”

.....



人們憤怒的控訴聲，似黃河的浪濤，沖進王彥菊的大門。王彥菊站在門里，隔着門縫看到群眾的聲勢，头像挨了一杠子，兩腿直打顫。直到門外的群眾散去，這家伙才心驚膽顫地回到屋里。

就這樣，金娃娘一直吆喝王彥菊好幾天，每次吆喝他，周圍都站滿了窮爺們，弄得王彥菊不敢出門。

過了幾天，王彥菊生怕犯了眾怒，就托人向王彥州“和解”。王彥州說：“這仇恨一輩子也和解不了。他把金娃打死，我要他好棺好衣重葬金娃，要不，我還要吆喝他！”

在廣大群眾的壓力下，王彥菊只好答應重葬金娃。這家伙心想，只要先騙住王彥州不再到處吆喝，以後總有辦法治他。當王彥菊重新好棺好衣地埋葬了金娃以後，就下了更狠的毒手。

四

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個深夜，王彥州夫婦早已睡下，忽聽呼呼一陣打門聲。“開門，買幾盒煙。”這時王彥州為了生活，除了種幾畝地外，還做着賣紙煙的小生意。他一聽說買煙的人，就起來開門。當他點上燈去取煙時，發現這三個“買煙”的人滿臉殺氣，用槍對着他。他看情況不對頭，一個箭步就往外

冲，但沒跑几步就被土匪們抓住。金姑娘躺在地上正要质問，也被土匪們拉了起来。王彥州夫妇高声呼救，刚喊两声，嘴就被塞住。这三个土匪把他俩拉到村西枣树林里，呷呷几枪，王彥州夫妇血淋淋地躺在了树底下。

当李兴贵等一群穷爷們赶到时，土匪們早已逃走。人們看着王彥州夫妇的尸体，憤怒地說：

“这一定是王彥菊下的毒手！”

“早晚咱穷人也得报这个仇！”

这个凶杀案的主謀确实就是王彥菊。王彥菊被逼重葬金娃后，怀恨在心，便花了一千多斤粮食，勾結了土匪杜爱、孙广魚、李毛三人，把王彥州夫妇杀害了。这桩惨案发生后，周围村子里的貧苦群众，天天在議論，天天在責罵，可是反动官衙一直装聋卖哑，不聞不問。这当然并不奇怪，因为他們都是串通一气謀害穷人的。

第二天，李兴贵等穷乡亲們用王彥州家的地換了一口棺材，还差一口，李兴贵說：“俺几个木匠做的有一口棺材，抬来用吧。”把王彥州夫妇埋葬后，李兴贵看王彥州的三个小孩无人养活，又提議让穷乡亲們帮助撫养，他說：“咱无論怎样也得把彥州的几个孩子撫养成人，将来好給他爹娘和哥哥报仇。”

一九四九年，夏邑县插上了解放的紅旗。梁楼的

貧苦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展开了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。王彦州的闺女首先向党訴說了他家受地主阶级的残酷迫害，广大群众也紛紛要求为王彦州夫妇和金娃报仇。人民政府为給广大群众伸雪冤仇，根据王彦菊及其帮凶的罪恶事实，依法惩处了这些杀人凶犯。

（赵洪举、王宝珠等执笔 张振华插图）

責任編輯：王汉章 責任校对：李紋年 东 阳 封面設計：禹友琛